

焦述市长生活书系

市长 笔记

焦述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焦述市长生活书系

市长笔记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市长笔记/焦述著. —2 版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8.4

(焦述市长生活书系)

ISBN 978-7-80623-915-5

I. 市… II. 焦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0391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16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18.75
本社网址 www.hnwyCBS.cn	字数 267000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2 版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纸张规格 670 毫米 × 1020 毫米	定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

我崇拜独具只眼的作家。

我敬慕勇于开拓、有所发现的作品。

——作者

“这套书太真实了!”

(再版前言)

丙戌年大年初一,“市长生活三部曲”繁体字版在台湾的多家书店同时亮相。无疑,这种交流是两岸文化出版界的一件大好事。只是当我最初得知这一信息时,有一种惊讶。那是乙酉金秋的一个晴朗的上午,一个陌生电话突然打进我的手机。对方问罢我的姓名,第一句话是“终于找到您了,好不容易啊……”之后,就告诉我期望购买“市长生活三部曲”繁体字版权在台湾出版发行的想法。我有些好奇地问对方:

我并非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作家,何以引进我的“市长生活三部曲”?同时,我道出当下几部十分走红的同类长篇小说,问他们知道否?是否与这些作品的作者进行过联系。

对方答曰:你说的这些作品,我们不仅知道而且读过,的确是很不错的。我们之所以想买“市长生活三部曲”的繁体字版权,是因为“这套书太真实了”。来过大陆的台湾人读了这套书,都认为是那么回事儿。台湾人要来大陆做生意、办企业、探亲、观光,还有人在大陆买了房产,要定居这里。我们要与大陆的社会各界打交道,相处共事。倘若将“市长生活三部曲”在台湾出版发行,让台湾人读读这些“市长系列”图书,一定会大有裨益,无论是已经来到大陆的台湾人和期望来到大陆的台湾人……

文学作品有这种功能吗?我不知道,但这个问题却使我思考再三。如今,我的“市长系列”图书(《市长日记》、《市长手记》、《市长笔记》、《市长后院》、《市长纪事》)已陆续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多次重印。

值得特别高兴的是,在没有刻意宣传和炒作的情况下,这个“市长系列”的图书已成为河南文艺出版社数年来销售发行的排头兵。有人说:焦述的“市长系列”,是自二月河“帝王系列”之后河南文艺出版社图书发行的又一个奇迹;有人说:“市长系列”是厚重的国情报告;有人说:“市长系列”比报告文学更真实;又有人说:“市长系列”可为精神食品“正餐”中的绿色食品,食之有味,食后有益……

我很清醒: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带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面世的,当然“市长系列”也不例外,即使世界名著亦然。文学作品有无生命力,关键是它有无独特的个性、独特的内容、独特的感悟……而这些独特是另外的作品无法替代的。也许,这就是文学价值和作品生命力的所在。

在这里,我以十二分的诚意感谢我的“上帝”——读者朋友。正是你们的青睐,才使“市长系列”显示出她的生机和活力。

在这里,我以十二分的诚意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先后参与“市长系列”编辑工作的各位责编、校对以及其他有关同志。正是你们多年以来的不懈努力,才使得“市长系列”陆续出版,渐成品牌!

最后,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将五位“市长”集中纳入“焦述市长生活书系”并改版重印之际,我祝愿这套图书活得更好,走得更远,以不负广大读者和河南文艺出版社的殷切期望。

焦述
戊子早春

目 录

- 001 楔子 我当上了省城的市长
- 003 一 有人要卧轨
- 010 二 潜仁的传奇故事
- 020 三 明星企业家的苦衷
- 030 四 都是因为缺德
- 037 五 离弦走板的庆典仪式
- 046 六 到穷工人中看看
- 057 七 美女外交
- 068 八 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
- 076 九 权力的高附加值
- 082 十 公开的谎言
- 089 十一 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
- 095 十二 交通厅长、市委书记相继落马
- 104 十三 没蛋子的有蛋子,有蛋子的没蛋子
- 111 十四 湖中壶里心碰心
- 122 十五 潜仁出走与 S 酸厂被砸
- 132 十六 稳住了萌动的“火山”
- 143 十七 决定生死命运的会议
- 153 十八 不伦不类的鸡尾酒会

- 159 十 九 没有结果也算一种结果
- 166 二 十 震惊 Q 市的绑架案
- 173 二十一 马拉松式的政府常务会议
- 183 二十二 一个缺德厂长的惊人成本
- 190 二十三 难办的用车制度改革
- 196 二十四 袁圆圆憧憬的新生活
- 204 二十五 绑架案嫌疑人落网
- 211 二十六 醉翁之意不在酒
- 220 二十七 该悬崖勒马的事太多了
- 226 二十八 维书记做官处事的哲学
- 230 二十九 一个上访户的自杀与一个大老板的逃匿
- 236 三 十 破产比不破产好
- 240 三十一 驴头不对马嘴
- 247 三十二 土地变奏出的亿万富翁
- 252 三十三 来自佛罗里达的房地产商
- 257 三十四 穷途末路上的债权人
- 261 三十五 法律之外,情理之中
- 266 三十六 超级诈骗
- 274 三十七 造福一方的罪人
- 279 三十八 老板吃里爬外,工人走投无路
- 285 三十九 是女人泄露了天机
- 289 四 十 没有结尾

楔子 我当上了省城的市长

安远平书记要到省人大任副主任的舆论在这座城市已家喻户晓，而我俞阳，这个雁鸣市的市长要接任市委书记，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开的秘密了。这是一种正常的思维轨迹。市委书记调离，市长当然要填补留下的空缺。况且，省委领导已经给我送了颗定心丸，许诺我接任市委书记一职。

然而，政界的事怪就怪在这里，越是公开透明了的事，越是不可能的；越是圈外人士以为板上钉钉的事，越是钉不了钉。这种事，只有圈子中的核心人物才懂得它的原理和奥秘。

这种舆论流传过一个寒暑和春秋之后，一纸有权威的信息，随着一个明朗的天气飞来了，它告诉雁鸣市的领导们，根据工作需要，经省委常委会研究，俞阳同志到 Q 省 Q 市人民政府任副市长、代市长，同时免去俞阳同志雁鸣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职务……不过，要真正坐上 Q 市人民政府市长的位置，还得等到 Q 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后。

同样是市长，同样是一个级别，一个是在 Q 省中心的省会 Q 市，一个是在 Q 省北部边陲的雁鸣，分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。尽管我没有荣任雁鸣市委书记，但是，能坐上省会的市长交椅，也确实令同仁们刮目相看。

Q 市下辖四市县四区，论地盘和人口，它并不比我眼下所在的雁鸣市大，但是 Q 市的经济实力却相当于七个半雁鸣市。用老百姓的话说，Q 市有钱。眼下，它的综合实力排在全国百强市中的第二十名。

Q 市所辖的四市县是福市、吉市、平市、和县。这四个市县都很活

跃,又很有办法,用现在的话说,都不是等闲之辈,是那类敢想、敢说、敢干的主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那时它们都是县,尚未改市,Q省就流传起老百姓们自编的一首民谣:

福县靠诈骗,吉县靠胡干,平县靠席宴,和县靠借贷。

当然,对老百姓编的这类民谣,做官的不能苟同。这老百姓就是老百姓,人家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,当然不晓得做官者的难处,看到的多是他们风光的一面。虽然,他们的见地道出了几多问题,却也显出了偏见与浅薄。实质上,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,被称之为市场经济中的第一桶金,经营者们多是靠这种不规范的弄法,九死一生杀出来的。初级阶段嘛,能要求一个小学生去懂得大学生方能理解的规矩吗?这几个Q市的卫星县,倒是懂得国情、省情,懂得抓机遇,就像赶一种管理无序的公交汽车,倘若赶不上这一趟车,下一趟车还真说不清啥时间来哩,甚至就没了下一趟;或者下一趟车改线路啦,你再等也是傻等。这就叫实情,或称之为实践。它是国情、省情、市情、县情的综合体,很深奥莫测的。许多大学问家不见得能掌握这门专业技术。不过,Q市的福县、吉县、平县、和县懂得这门专业,他们都赶上了那趟早班公交车,应该说是抓住了机遇。没几年,福县、吉县、平县就先后撤县设市啦!仅剩下了和县。和县底子太差,早先属国家级贫困县,有些硬指标与县改市的要求距离太远,没能改成。经过一段时间奋斗,和县前几年已摘掉了“贫困县”的帽子,基本上具备了改市的要求,谁知这时候上边对这事抓得严了,难度大了,原则上不再批复这种县改市的报告了。也怨和县运气不佳,赶上机会时条件不具备,待条件具备了,下班车却停运啦!不过,据说和县人并不灰心,他们的根据是上边说原则上不再批办县改市了,并不是绝对地不批不办。再说,即使现在真的不批不办,以后总会有机会的,情况总是在变化嘛,所以他们还在跑这事。不过,和县虽然还叫县,综合实力较先前强多了。特别是经济实力,更重要的是四个市县的精神风貌与观念意识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,老百姓都看出来了,他们是

在与时俱进,在改变着早先的谬误和做法。许是这种缘故,如今的Q市又流传起老百姓新编的民谣:

福市靠巧干,吉市靠经验,平市靠游玩,和县靠科研。

眼下,福市、吉市都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(市)了,平市与和县的实力在Q省也已名列前茅。之所以有如此的发展,当然是这些地方的当家人懂经济、水平高。现在,我要到Q市执政,领导这么多有本事的人物,倘若自己不行,岂能令人服气?想到这些,就有一种压力浮上心头。再说,Q市是省会,位居Q省要津,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我在这地方做市长,就是在众多上司的眼皮底下表演。表演得好,领导看得见;表演得不好,领导也看得清。不像先前在天高皇帝远的雁鸣市……

想到这些,又涌动出一种忧虑。不过,我还是说服了自己,既然想进步,想晋升,就不该前怕狼后怕虎。我掂量一下自己,还算年轻,还有时间,我要迎难而上。世上哪有没有阴影的光明?哪有没有风险的旅途?

一 有人要卧轨

刚坐上Q市市长的交椅,就遇上火烧眉毛的事,福市潜在多时的环境污染问题,近日就要像火山一样爆发了。据准确的消息,有人挑头要组织上千人到中国东西交通的大动脉——陇海铁路卧轨,企图达到他们的目的。

矛盾是这样引起的。福市西郊有个上马三年多的化工企业,生产

一种S酸产品。自这家S酸厂投产以来,周边的三个村庄就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。先是发现水井里的水有了异味,后来又发现环绕村庄的小河渐渐变了颜色,原来清澈的溪流变得时而暗黄,时而泛绿,时而又黄绿交融,还散发出一种难闻的味道。临近S酸厂的田地,也在慢慢地变脸,先前绿油油、水灵灵的菜园,不再那么翠绿,那样水灵了,就连那菜的味道也都变了,变得不好吃了。还有那麦子、那玉米、那稻田……不管种的啥生物,那长势都大不如先前了,就像患了怪病的孩子,整天一副佝偻着身躯面黄肌瘦没精打采的样子,收成自然减了。还有更叫人不安的是,村里开始出现一些怪病,上点岁数的人患上过去没听说过的什么肿瘤,刚出生的娃娃,竟然会有畸形儿。于是有人讲,这都是S酸惹的祸。三个村庄的村民们就开始要求S酸厂停产。听说这声音已经经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了,但那S酸并没有因为这种呼声而停止生产。

这是因为对S酸的说法还有另外一种全新的版本:

S酸是一种有广阔市场的化工产品,不仅在中国,重要的是世界,特别是第一世界,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量很大,而且价格一路看涨。你生产多少S酸,人家就购买多少,效益好得不得了。仅去年一年,这家S酸厂就纳税三千万元,还投资兴办镇上的公益事业,翻新镇政府办公大楼,扩建镇里的小学。当然,S酸能持续生产,除了它能赚取大把的钞票,而且它也并非像村民们所说的那样令人担忧。官方讲话不像老百姓那样随便,想咋说就咋说,凭感觉下结论。官方的话是有依据的,依据是化验报告、专家论证、权威部门结论,等等。

根据对S酸化验的结果及专家的论证,权威部门的结论是,S酸虽有轻微的毒素排入周边的环境,但是它对饮用水、对土质、对空气尚未构成威胁人类生存的危害。

是S酸确有问题,还是有人在小题大做,唯恐天下不乱,一时间我也糊涂了。但是有一点我清楚,如今的事,只听汇报绝对不行,这是我做了多年市长之后得出的结论。如今的干部,不少人只是为个人活着,为自己的利益工作着。他们说一句话,办一件事,不是讲对得起对不起工作,对得起对不起老百姓,对得起对不起自己的良心,而是想这话咋

说、这事咋办才能讨得上司欢心,才能对自己有利。不少高高在上的领导同仁,稍一疏忽,就被这帮人装进他们的计谋里了。这事我经历过,也有过这种教训。想到这里,我决定到福市的S酸厂看看,不亲自去看看,真不放心啊!如今这事,唉!如今的人啊!唉!倘若火山真要爆发了,成千个农民歪七扭八地横在铁轨上,陇海大动脉中断了……哎呀呀,这算哪门子事啊!到时候别说Q市、Q省,连全中国的人都会质问我,你这个Q市市长是怎么当的,大饭桶一个……想着,走着,我已坐进奥迪轿车,指示司机大张直驱福市的S酸厂。随我进入轿车的秘书赵镔说,是否通知一下政府秘书长老白,让他安排一下同去的人员,再给福市政府打个电话,准备接待工作。我说,免了吧,这次行动,谁也不要惊动,就咱们三人。倘若叫秘书长知道我去福市,他会照常规调遣随行人员,弄得连个屁还没放,就前呼后拥、熙熙攘攘,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。倘若电话过去,福市政府闻知上级市长大驾光临,立马兴师动众地进入一套系统部署,安排迎候、陪同、媒体报道、宴席事宜、休闲活动,等等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会背着我搞一种外科手术,如哪些人不能接近我,哪些话不能叫我听到,哪些东西不能叫我发现。我只能在地方官员的精心策划下,照着他们设计的轨迹循规蹈矩。如此下去走一遭,见到的与听到的绝对是老生常谈的那套玩意儿,根本发现不了庐山真面貌。

汽车行驶了两个钟点,大约在十一时,我们到了福市的S酸厂。大张把汽车停在距S酸厂较远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,我和赵镔下了车,径直往那工厂走去。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企业,看它的占地,应该有两百亩。我们随意在厂周边转悠,在厂北侧长长的围墙中,我发现有一段墙砖已变了颜色,那大概是被一种什么腐蚀性的东西浸泡的结果吧。走近它时就听到有一种排水的声音,显然,这里是一条地下排水通道,通道上面被黄土掩盖着,打扮得很是天然。顺着它往北走去,大约二三百米,这条躲藏的污流就浮出地面,原形毕露了。一种黄中泛绿的散发着刺鼻异味的污水,将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简陋排污渠浸染得斑痕累累,污秽不堪。它大摇大摆地向前漫流。这里是一方广袤的田野,举目眺望,前方有一条河流,正在午时的阳光下闪闪发亮,污水正冲着那里奔流而去。这时候,大张开着汽车悄然而至,他是看到前方有汽车行驶

的轮胎痕迹,尽管路况很不规整,他还是大胆地把车开过来了。我们跳进车,顺着排污渠向河畔驶去,只是转眼工夫,车已到“站”。

赵镔告诉我,这条河叫福水。福市是因福水得名。福水发源于邻近一架古老的山峦,流经福市后直落黄河。S酸厂的污水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涌进福水。我站在河岸边,只见平静的河水上面漂浮着一层暗灰色的油垢。一只船从对岸划来,一个年逾半百的艄公带着十多个乘客过来了。木船劈开了油垢封闭的水面,使浑浊、泛褐的福水掀起无法透亮的浪花,伴着这浓笔重抹的沉重基调,是一股无法说清的难闻的怪味。也许,这里的人已习惯了这种环境,待船靠岸,他们一个个背着大包小包不慌不忙地走下船。然后,又不紧不慢地离开河畔。撑船的艄公看着我们说,上船吧。他以为我们要过去。

我信手指着福水问道,这河水怎么漂着一层油垢?他说,都是化工厂流出的废水,把清清的福水搅拌成个这熊样啦。早先有鱼有虾的河,如今成了一池子臭水啦。

“弄成这样子,就没人管管?”我问。

“管?谁管!管事的人都发了,都住上小洋楼坐上小汽车了。不管事的人天天嗷嗷叫,叫也不行,不顶屁事。再说,这事也不好管。河两岸的当家人都在玩命地办厂,这边弄的是S酸,那边造的是H酸(艄公手指对岸),都是赚大钱的东西,人家赚了钱,老百姓跟着受罪啊!看看……看看,该收的玉米,一半都没了穗呀!”他的臂膀抡了个大大的圆弧,把福水两岸都划了进去。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,果然,两岸的庄稼都遭害不浅,不只是玉米地里大片的玉米枯黄干瘪,还有那地块竟然一片灰白,死气沉沉,成了不毛之地。再看对岸的河畔,那边有一股焦黄色的废水和一股白色的废水,正滔滔不绝地流进福水。

赵镔看着我疑惑的面孔,说,对岸是大鸟县的大庙乡,归山名市管,在Q省,大鸟县也是数得着的经济强县了。

我本打算上船到对岸走走看看,这会儿,却没了这种兴致。这时候,有一辆挺豪华的汽车突然而至,在我面前兜了一圈,戛然停在奥迪车一侧,接着从这辆淡灰色的宝马轿车里下来三个人,径直向我走来。

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大大声说，俞市长，潜书记和郝镇长来看您了。

说话间，他们已到了我身边。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五十来岁的汉子笑眯眯地冲着我说：“俞市长，回咱家了，也不打个电话，俺也好为您服务服务。嘿嘿。”

“是啊，都到家了，俺连去迎迎都没有，真抱歉，真抱歉。”身躯瘦小的三十岁的男人口气更亲切。甬问，他准是镇长，大个头的是镇党委书记。

接下来，他们互相作的介绍印证了我的判断，书记姓潜名仁，镇长姓郝名忠。那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是镇办公室主任。这个镇在福市西侧，与 Q 市的东郊乡接壤，名字叫潜镇，全镇潜姓是第一大姓。

“俞市长是头一回来咱潜镇吧？”瘦小的郝镇长问。

“是啊，不过，潜镇的名气我早有所耳闻啊！”是的，这个镇不仅在 Q 市，就是在 Q 省，早已是寺庙里撞钟——鸣（名）声在外了。就连书记潜仁，我也早听别人说过。

“那是——那是。全国两大镇，深圳和潜镇嘛，嘿嘿，嘿嘿。”

这句太离谱的话硬是把特区深圳与 Q 省的潜镇相提并论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，可又不无黑色幽默。

这个福市，这个潜镇，这个镇长，还真会开玩笑。

“小郝，你咋能跟俞市长说这个，这只是咱潜村人的玩笑话，俞市长，见笑了。”潜书记在纠正郝镇长的放肆，又像故意张扬他们的气。

“唉，俺这嘴就是少个把门的，瞎胡说，瞎胡说，俞市长别笑话，别笑话。”

“嘿嘿——怎么是瞎胡说呢。你们敢把自己的故土与特区捆绑在一起，也是想使潜镇与深圳齐名嘛，这里边肯定也是有根据的吧。你说说，我想听。嘿嘿。”我轻松地打着哈哈，想叫他们都随便起来，放松下来，好真正地沟通。

“俞市长说得也是。”这时郝镇长瞟了一眼潜书记，有些认真地说，“俺潜镇虽然不是特区，可是，俺的潜书记常说，咱潜镇虽在内陆，要放眼沿海，人虽在福市潜镇，思想要跟上特区深圳。光潜书记带班子成员下深圳取经已有三回了吧。俺这有句话是：深圳人能办成的事，咱潜镇

人也能办成。嘿嘿。”

“俞市长，别见笑。咱潜镇咋能跟人家深圳比，差老鼻子啦！郝忠啊！我在班子成员会上说那话，是要用深圳人的精神鼓动大家的劲头，可别以为咱潜镇真是深圳啦。看看咱这一带环境，大多企业有污染，设备不咋先进。俞市长，你都看到了，也是没办法啊！要发展啊，咱又缺人才，又缺资金，也就这么大能耐，这么大劲。哪里比得上人家深圳，人家都是高科技、高附加值、高精尖的东西。”

“俞市长，你不知道，要说污染环境，污染大户还是对岸的大鸟县，全县一共就那五六个上点规模的企业，全是化工、化肥、造纸类的污染企业。上边一直指示，叫治理这类治污不达标的企业。他们大鸟县也天天叫着喊着要执行上边的指令，可就是光打雷不下雨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治不起啊！俞市长。”潜书记回答我，“上一套治污设备比他们那小厂的总资产还贵。要关停了吧，就他们大鸟县，只有吃风屙沫啦，财政收入也全关停啦，他们与咱福市不一样，俞市长。”

“不一样，咋个不一样？”我问。

“俞市长，这事说来话长。走，回咱镇里说吧，还有些资料请您看看。俞市长，回到咱家了，能不进家门？嘿嘿。”这潜仁的话说得很实在，看他面庞上的笑容，也还算诚恳淳朴。这时我方问道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他说，市长都到家里啦，俺还能不知道？郝忠补充道，是市长的奥迪车让俺潜镇人发现了……

“俞市长，上我的车，趁空也叫我给您汇报汇报工作。”潜仁热情地把我推进他的宝马车，又转过头来对镇长说，“郝忠，你陪赵秘书说说话，联络联络，熟悉熟悉，嘿嘿，机会难得啊！嘿嘿。”

真弄不明白，就这一摆和，他个潜仁指挥起我了。

在汽车里，潜仁对我道出不少心里话。他告诉我，现在治污为什么进行得不顺利，那不是他的S酸厂的问题，是周边大环境有问题，如果大环境都不动作，仅S酸厂动作能行吗？可是，我却想，若因为这原因，S酸厂不动作，大家也就都不动作，治污还怎么推行下去？他又告诉我，S酸厂在他们潜镇是龙头企业，在福市，也是前十名的纳税大户哩，效益